



册府元龜

卷之百四十八
至五十一



13
849
52



門 4 3
849
卷 52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八

知子 知臣

知子

夫帝王者淵默而神清明在躬精鑒外融靈機內炤
有所燭視合若符契况乃父子之際天性之親故可
以察其誠心願其微隱則有鑒乃備量可付大事宜

册及元氣知十 卷之二十一
承天位能繼緒業精斷之下無所差焉若乃堯廢丹
朱周舍伯邑戒吳淠之必反鑿蜀秀之終惡帝王之
識不其明歟所謂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在於斯
矣

堯曰疇咨若時登庸

疇誰庸用也誰能
順是事將登用之

放齊曰齋子

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齊臣名齊國子爵朱名
嚚謂也吁疑惟之辭言不

忠信爲器又好爭
訟可乎言不可也

說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

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
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
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遂禪禹

周文王爲西伯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漢高祖十二年封兄仲之子沛侯濞爲吳王已拜受

邱帝召凜相之曰若狀有反相

若汝
獨悔業已拜

若心自懷悔不以語人也既以
封拜爲事臣不知之故不改 因拊其背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凜
頓首曰不敢景帝立凜果反

宣帝時元帝爲太子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
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
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

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
亂我家者太子也

後漢章帝時和帝爲皇子自岐嶷至於總角孝順聰
明寬和篤仁帝曰是深珠之以爲宜承天位

魏太祖時文帝子明帝生而有岐嶷之姿帝異之曰
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竝列帷
幄

晉宣帝爲魏太傅時將誅曹爽其深謀秘策獨與景
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旣而使人覘
之景帝寢如嘗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司馬門鎮靜內

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

後魏道武時太武以皇孫生於東宮體貌瓌異道武
竒而悅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子也

太武時北巡文成以皇孫從在後逢虜帥桎一奴欲
加其罰文成謂之曰如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
縛太武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竒之
後周太祖兄子護魏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時年
十七太祖諸子竝幼遂委護以家務內外不嚴而肅
太祖乃嘆曰此兒志度類我及太祖西巡至牽屯山
遇疾馳驛詔護至涇州見太祖太祖疾已綿篤謂護

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恒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時嗣子冲弱寇賊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絕內外撫循文武於是衆心乃定先是太祖嘗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旨至是人以護字當之

武帝太祖第四子也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太祖異之曰成吾志者必此兒也

齊殤王憲太祖第五子太子嘗賜諸子良馬唯其所擇憲獨取駁者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知識不

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駁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因令左右取以賜之

隋高祖第四子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秀初鎮蜀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衡既還京師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西討燻也高祖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遣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虫之所

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

唐高祖初爲唐公太宗旣舉義師高祖知其英略入神軍機大事皆令所司諮決因從容謂太宗曰汝功業旣重成事之後天下繇汝致之吾當以爾爲太子太宗拜謝且固辭

太宗貞觀十八年四月巳酉御兩儀殿高宗時爲皇太子侍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志行性度外人頗亦知否司徒長孫無忌曰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殿下仁孝自然德義高遠四海之內莫不聞知太宗曰朕如某年

某高宗名

性頗不依節度某自幼歲便懷寬

厚生男如狼猶恐其尪冀其年齡轉壯或自不同今日無忌曰陛下雄武冠時誠撥亂之才殿下仁愛自天乃守文之德所向雖別而各當其分此上天所授以養蒼生者也是年十一月乙酉日南至皇太子王公以下展賀於貞觀殿太宗曰朕一二年中始見太子拜賀太子宗社之本四海所繫而某天資仁孝內外傾服朕之此舉無愧於神人也

後唐太祖龍紀元年討孟方立於邢州旋師于路因較獵於三番崗有玄宗原廟太祖於祠前置酒樂作伶人秦百年歌者陳其衰老之歲聲調悽苦太祖引

滿將鬚指莊宗曰老子壯心未已二十年後此郎子必戰於此及夾城之役果符是言時莊宗纔五歲及太祖有疾召監軍使張承業大將吳琪謂曰吾嘗愛此子志氣遠大可付後事

周太祖微時世宗事之以孝謹聞太祖嘗謂人曰此吾家之寶也

知臣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非夫躬徇齊之美蘊聰明之德英識卓越偉量疏達旌別淑慝而無所凝滯選任賢能而適其位量又曷能屏斥巧佞黜放奸宄

使疲軟罷去而羈孤竝進者乎自帝堯欽明擅如神之譽漢高善任載良史之說由是之後以獻智而處民上者或疇咨俊乂竝居左右或簡拔豪英委之經略揣摩其志輒申之保任揚摧其器質形於品藻用能幹事功於一代樹風聲於來裔藹然佳話斯可述焉

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 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我事者將登庸也 放

齊曰裔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齊臣名裔國子爵朱名啓開

也吁疑惟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 帝曰疇咨若子采 采事也復 求誰能順 嚚兇臣名都嘆 我事者 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倂功 美之辭共工官

稱鳩聚傷見也歎工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靜

能方方聚見其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謀

滔漫也言其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背違 帝曰咨

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言不可用 帝曰咨

四岳 四岳即羲和之四子分 湯湯洪水方割 湯湯言水奔

割害也言大 長四岳之諸侯故稱焉 湯湯洪水方割 貌洪大

水万万為害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蕩蕩言水奔

懷包襄上也包山上 突有所滌除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俾使乂治

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 僉曰於鯀哉 僉皆也鯀崇伯

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 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 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弗戾圯

方名命而行事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异音已退也言

輒毀敗善類 帝曰往欽哉 帝勅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

可試無 帝曰往欽哉 知其性狠戾圯族未明其所能

成乃退 九載績用弗成 載年也三考九年功

而據衆言可 試故用之 用不成則放退之

漢高祖五年置酒雒陽南宮帝曰通侯諸將母敢隱

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

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 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

奏事有臣 陛下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

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

羽妬賢嫉能有功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

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

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子房填 填與 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

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

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悅服

陳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二人俱賜進食王曰罷就

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說讀曰悅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

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謹而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即與共載使監護

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周勃為人木強敦厚木謂質樸高帝謂可屬大事屬委也高

帝疾病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亡誰令代之帝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

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帝曰此後

亦非乃所知也及呂后聽朝諸呂將危劉氏勃平等誅之

惠帝時相國蕭何病帝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帝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

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文帝末周亞夫為中尉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

夫真可任將及景帝卽位亞夫為車騎將軍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大尉擊吳楚平之

景帝時竇嬰以太后宗屬封魏其侯桃侯免相劉舍也

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

者愛猶惜也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沾沾輕薄也難以為相持

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帝時韓安國為御史大夫為人多大略知足以當

世取舍言可取則可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嗜嗜與者同財利然

所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

下名士於梁舉二人至於余所舉亦皆名士他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

子以為國器

汲黯為九卿多病病且滿二月帝賜告者數終不瘳

最後嚴助為請告帝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

居官亡以瘳人瘳勝也瘳與愈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

謂賁育弗能奪也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帝曰然古有社稷之

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倪寬為廷尉吏以不習事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

年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試司公廨牛羊還至府上畜薄會廷

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卻退也椽吏莫知所為寬為

言其意椽史因使寬為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

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椽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帝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倪寬帝曰吾固問之久矣湯繇是鄉學鄉讀曰嚮以寬為奏讞椽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

褚大為梁相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褚大為梁相詔徵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倪寬為之褚大笑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難曰上誠知人

李廣文帝時為郎騎嘗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武

時為前將軍與大將軍衛青俱擊匈奴青陰受武帝指以為李廣數奇言廣數為匈奴所敗命隻不耦合也母令當單于恐

不得所欲果以失道自殺

霍光為奉車都尉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

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武帝年老寵姬鈞戈趙婕妤

有男婕妤居鈞戈宮古稱之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

唯霍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帝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土朝諸侯以賜光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

後光二年春帝遊五柞宮病篤光滂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

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帝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於天子所臥牀前拜職受遺詔輔少主明日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

宣帝時大將軍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霍光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耳親屬皆宿衛内侍地節三

年夏京師雨雹蕭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問讀日開帝昔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

蕭生邪下少府宋琦問狀無有所諱拜為謁者歲中三遷官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可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入為御史大夫

後漢光武嘗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士子志行修整何不為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馬援為伏波將軍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賈復為漢中王劉嘉較尉更始以光武為大司馬安

撫河北復特嘉書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

武奇之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官屬以復後來而好

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

方任以職勿得擅除

東觀記曰時帝置兩府官屬賈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卿將

軍督我又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帝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為

鄗尉上署光武至信都以復為偏將軍復從征代未嘗喪敗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

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嘗自從故復少方面之勳

東觀記曰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

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

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寇恂為河內太守更始遣將朱鮪攻之時傳聞鮪破

河內帝以為不然有項恂檄至恂大破鮪等光武大

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劉嘉字孝孫光武族兄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封漢

中王赤眉破其相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勸

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

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來

欵詣禹於雲陽三年到雒陽從征伐拜爲千乘太守
明帝時牟融爲大司農是時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
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議論朝廷
皆服其能帝數嗟嘆以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爲
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質帝少而聰慧知梁冀驕橫嘗朝群臣日冀曰此跋
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

魏太祖知人善啓難眩以僞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
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勲列爲名將
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

荀攸字公達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
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
甯武不能過也又下令曰孤與荀公達同遊二十餘
年無毫毛可非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
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
達卽其人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
表也汝當盡禮敬之荀彧初爲漢尚書令所舉者命
世人才攸爲魏尚書令亦推進賢士太祖曰二荀令
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曹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

祖難其帥純以選爲督撫循甚得人心及率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

郭嘉字奉孝潁川人先是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郭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嘉深通有美略達於事情太祖字之曰唯奉孝爲能知孤意

程昱爲衛尉性剛戾與人多迂人有造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

晉宣帝輔政時鄧艾少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帝帝奇之辟之爲太尉掾

荀顛字景倩魏尚書令彧之第六子以父勲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顛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

石苞字仲容景帝初以爲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奸色薄行以讓景帝景帝荅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奪僭而錄其糾合之大謀漢高舍陳平之汙

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筭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無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後苞武帝時以功至司徒明帝時紀瞻爲僕射帝常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殆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簡文帝爲相時謝安寓居會稽累辟不就帝謂人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後卒爲相

王述字德祖簡文帝每言述才旣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嘆美之

後魏道武初許謙爲右司馬時慕容寶來寇也道武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來援明年慕容垂復來寇帝謂謙曰今事急矣非卿豈能復致姚師卿其行也謙未發而垂退乃止

太武能知人收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所長不論本末古弼爲尚書令弼頭尖帝嘗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爲筆公車駕略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太武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

波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太武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上可爲社稷之臣

李訢爲中書學生太武幸中書學見而異之謂從者此小兒終効用於朕之子孫矣因職聘之太武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太武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以女妻之勿許他族遂勸成婚杜超之死也太武親哭三日訢以超壻得在喪位出入帝因而指之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於衆必爲朕家幹事之臣後爲侍中鎮南將軍卒

李孝伯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太武徵爲

中散太武見而異謂順曰真卿家千里駒也

文成時李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秘書郎文成每云

此李氏之千里駒

陸馥父侯封東平王聰慧有策略馥多智有父風文成見馥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

孝文時穆弼有風格涉獵經史孝文欲以弼爲國子助教會司州牧咸陽公禧入孝文謂禧曰朕與卿作州都舉一主簿卽令弼謁之因爲孝文所知輿駕南征特勅隨從

于烈爲散騎常侍穆太等謀反舊京伏法烈一宗無所染孝文歎曰元嚴治斷威恩深自不惡然爲臣盡忠猛決不如烈也爾自烈在代都必卽斬其五三元首耳烈之節槩不謝金日碑也詔除領軍將軍
崔亮爲尚書二千石郎孝文在各欲規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
馳驛徵亮兼吏部郎

崔光爲散騎常侍兼侍中雖處機近曾不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光後至司徒

裴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爲孝文所知自著作佐郎出爲北中府長史孝文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聿帶溫縣時人榮之

張烈孝文時入爲太子步兵校尉南齊將陳顯達泊兵漢南謀將入寇順陽太守王清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孝文詔侍臣各舉所知方有申薦孝文曰此郡今當必爭之地須得

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時有會人意處朕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讚之遂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

劉道斌舉孝廉入京拜較書郎轉主書頗爲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孝文謂黃門侍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舉便異儕流矣卒於岐州

史

宣武時李處自太尉從事中郎出爲河清太守屬京兆王倫反處棄郡奔關宣武聞處至謂左右曰李處在冀州日久思信著物今拔難而來衆情自解矣乃

令處別領軍往慰勞

孝武初楊寬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給事黃門侍郎監內典書事時夏州戍兵數千人據兗州反詔寬兼侍中節度諸軍討平之中尉綦儁與寬有宿憾証以他罪劫之孝武謂侍臣等曰楊寬清直朕極知其無罪但不杜法官之奏耳事下廷尉得申釋
後周太祖時王述驃騎大將軍熙之孫少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太祖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爲不朽卽以爲鎮遠將軍拜太子舍人

蘇綽爲行臺郎中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

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與量定惠
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
以綽對因稱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
除著作佐郎

蘇椿魏孝明正光四年出爲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
長吏除都督行弘農郡事當官強濟特爲太祖所知
宇文測爲大都督行汾州事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
懷二心者太祖怒曰測爲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
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乃命斬之仍許測以便宜從
事

李旭初謁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太
祖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旭旭神情清悟應對明辨
太祖每稱嘆之

韓擒虎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
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太祖見而異之令
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安太守

薛端爲吏部郎中軍東討齊柱國李弼爲別道元帥
妙簡英僚數日不定太祖謂弼曰爲公思得一長吏
無過薛端弼對曰真才也乃遣之

趙剛爲潁州郡守時高中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

臺佐丞持節赴潁州節度議軍帥還剛別破侯景前
驅於南陸復獲其郡守二人時有流言傳剛東叛齊
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乃率騎襲其守塢拔之
帝知剛無貳乃加賚焉除營州刺史進爵爲公
武帝平北齊其大理公孫茂甚有能名帝聞而召見
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

隋高祖時蘇威爲太子少保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
國政尋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官悉如故治書
待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
之意高祖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關何

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
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
蘇威何以行其道揚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
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
屈哉其見重如此又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
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
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李景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高祖奇
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後至柱

國

楊義臣爲陝州刺史性謹厚能馳射有將相之才繇是高祖甚重之

煬帝時薛世雄爲右監門郎帝嘗從容謂羣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否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

李密以父蔭爲左親侍嘗在仗下煬帝顧見之退謂許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許公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密也帝曰箇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他日述謂密曰弟聽令如此當以才學取官

三衛叢脞非養賢之所密大喜因謝病專以讀書爲事時人希見其面

唐高祖時姜寶誼爲右武侯大將軍與尙書右僕射裴寂拒宋金剛于介州戰始合寂棄軍而走兵遂大潰寶誼爲賊所擒高祖初聞其沒也泣曰寶誼烈士必不生降賜其家物千段木三百石寶誼後謀背賊事泄遇害臨死西向大言曰臣無狀負陛下被屠潰是所甘心但敗軍喪師九泉所恨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爲鑒誠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侍臣拜

謝太宗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至決斷事
理求之古人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也高士廉涉獵
古今心術聰俊臨難既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
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稱材疏行
發言啟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
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便事急緩
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自其所長而持論
嘗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寂堅貞有利益然
而意尚然諾偏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焉馬周
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

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旣寫忠
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此日以來
每試鞠大獄將有任使亦何以加之
薛萬徹爲右衛大將軍太宗從容謂近臣曰當今名
將唯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
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卽大敗
契苾何力爲葱山道副大摠管討平萬昌時何力母
姑臧夫人及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竝在涼府何力
歸省其母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陁強盛契苾部落皆
願從之於是衆兵執何力至延陁致於可汗牙前何

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照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可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抑而止或言太宗曰人心各樂其土何力今人延隋猶魚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背我會有使自延隋至具言其狀太宗謂群臣曰契苾何力竟如何遽令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隋許降公主以和何力由是得還

代宗時裴遵慶爲吏部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敦宗儒行老而彌謹嘗爲風狂族姪擣登聞鼓告以不順代宗知其大謬不省其見信如此

大曆中鳳翔李抱玉奏馬燧爲隴州刺史會抱玉入覲燧與俱來留京師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禦水陸運使

德宗時渾瑊爲金吾大將軍兼左街使李希烈遣間諜詐爲瑊書與希烈通瑊奏其狀德宗特保證之仍賜瑊馬一匹并鞍轡綵二百疋

崔縱爲京兆尹德宗在奉天數奏李懷光剛愎反復宜陰備之及行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善懷光必不來矣帝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

御史大夫

竇申爲給事中宰相參之族子也與從父舅嗣璠王則之相得歡甚洽以爲重嘗同宴遊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詢於申申或泄之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德宗頗聞其事數謂參曰卿他日必爲申所累不如出之以厭衆王曰臣無強子姪申雖疎屬臣親之不忍出請保無他犯德宗曰卿雖自保如衆人何三問如前對申聞之不悅後果敗焉

李藩爲徐州從事節度使張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誣奏藩搖動軍情德宗詔杜佑殺之及杜佑救解德宗怒釋亟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乃釋然除秘書郎後爲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勅裴洎言之憲宗以爲有宰相器屬鄭綱罷免遂拜藩門下侍郎平章事武元衡爲御史中丞嘗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指示左右曰武元衡真宰相器也後果爲相

憲宗時郗士美爲昭義節度使號令甚肅及討王承宗士美以兵馬使王猷領勁卒一萬爲前鋒猷兇惡怙亂逗撓不進遽使召至數其罪立斬之且令曰敢

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旣合而賊軍大敗下三營
環栢鄉以告語聞憲宗大悅曰吾固知士美之能辦
吾事

鄭餘慶居將相出入垂五十年所得皆給親黨家類
寒素自至德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令旌節就地
宣賜皆厚遺金帛求婚者唯恐其少故王人一來有
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授方任憲宗必誠其使曰餘
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

後唐莊宗爲晉王梁冀王朱友謙爲友珪所伐乞師
於帝帝親總軍赴援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因與
友謙會於倚氏友謙盛陳感慨願敦盟約帝歡甚友
謙乘醉斡於帳中帝熟視之謂左右曰冀王真貴人
也但恨其臂短耳

明帝初入雒遽謂近臣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郎中
何在重誨曰近除翰林學士明帝曰此人朕素諸委
甚好宰相遂大用又嘗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
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食臥則芻藁一束
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
雜處略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

大成元年以康思立爲應州刺史思立本出陰山諸

部性純厚善撫御帝素喜之故卽位之始以應州所
生之地授焉其後歷二郡三鎮皆有百姓之譽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九

辨謗 拾過

辨謗

邪逕之敗良田蒼蠅之玷垂棘聖賢所共患也乃有
臨宸極之重躬濬哲之姿深居高視邀聽虛受辨浸
潤之譖悟萋菲之謗燭其丹腑保其素履俾服讒蒐

慝者無所施巧含忠履潔者有以自明孤直者不憚於回邪中正者靡畏於朋比大臣任重而無懼賢者盡節而不疑緝緝翩翩之道消平平蕩蕩之化洽蓋虞舜之寬而有辯成湯之勇智文王之廸哲率繇是矣

漢昭帝卽位霍光爲大將軍政事壹決於光光長女爲左將軍上官桀子安妻桀困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婕妤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驃騎將軍封桑樂侯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懷其恩德也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以列侯尚公主

光不許長主以是怨光桀父子竝爲將軍皇后親安

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

燕王且自以昭帝兄嘗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

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伐矜也欲爲子弟得

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

且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

上稱趣都試也肄習也謂提閱試習武備也大官先置供飲食之具又引蘇

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爲典屬國而大

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楊敞也又擅調益莫府

校尉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嘗臣且願歸

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

從中下其事下謂下有司也桑弘羊當與諸大夫共執退光

音奏帝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雕畫之室也

帝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日以燕王告其罪故

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

冠今復着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

知之帝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

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

非不須校尉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

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曰此小事

不足遂遂猶竟也帝不聽後桀黨愈有譖光者帝輒

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屬委也敢有毀

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元帝時夏寒日青無光弘恭石顯及許史皆言周堪

張猛等用事之咎詔左遷堪猛後三歲餘孝宣廟闕

災其晦日有食之於是帝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

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

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議論正直秉心有常

發憤悃悃悃悃至誠也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事尊貴

孤特寡助抑厭遂退謂不伸也率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

異災異也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矇昧說天托咎此人

掩不明也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

仍臻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

訟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

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

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

朕迫於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凶朕甚懼焉今堪

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信謂日伸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

究竟也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哀帝即位初傅氏在位者傅太后之親與朱博為表裏其

毀譖丞相博山侯孔光既策免退閭杜門自守杜塞

也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

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

指旬歲問闕三相閭由歷也議者皆以為不及光帝繇是

思之後因問日食事帝說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給事中次丞相及御史大夫賈延免光

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帝乃知

光前免非其罪過以近臣毀短光者免傅喜曰前為

侍中毀諸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又失其位喜傾

覆巧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賢傷善以肆意詩不
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小雅青蠅之詩其免喜爲庶人歸
故郡

後漢章帝爲太子時楊仁爲北宮衛士令明帝猷代
諸馬盛貴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
輕進者帝旣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
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攻姑墨石城破之超
欲因此匡平諸國匡猶遂也乃上疏請兵建初八年遣衛
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
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

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
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
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
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三千餘人何能盡與
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

順帝時梁商爲大將軍商簡御門族未曾以權盛干
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曹節等
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然宦者忌商寵
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嘗侍張造遽政內者令石
光尚方令傅福見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嘗

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
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
汝曹共妬之耳達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
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歛急呼騰賁釋之
收達等悉伏誅

魏太祖時蔣濟爲楊州別駕民有誣告濟爲謀叛王
率者帝聞之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蔣濟
寧有此事如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
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

明帝時陳矯爲尚書令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

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王上明
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
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旣入盡
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
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爲小惠君已知朕心願君妻
子未知故也

後魏文成帝時源賀爲冀州刺史武邑郡姦人石華
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帝謂群臣曰賀誠
心事國朕爲卿等保之無此明矣乃精加訊簡華果
引誣於是遣使者詔賀曰卿以忠誠欵至著自先朝

以丹青之潔而受蒼蠅之汙朕登時研簡已加極法故遣宣意其善綏所蒞勿以囂謗之言改損慮也賀上書謝書奏文成顧謂左右日以賀之忠誠尚致其誣不若是者可無慎乎

薛虎子爲徐州刺史沛郡太守邵安下邵太守張攀咸以贓汚虎子按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虎子南通于宋文成曰此其妄矣朕度虎子必不然也推按果虛乃下詔曰夫君臣體合則功業可興上下猜懼則治道替矣沛郡太守邵安下邵太守張攀咸以貪恠獲罪各遣子弟詣闕告刺史虎子縱民通賊妄

構無端安宜賜死攀子僧保鞭一百配燉煌安息他生鞭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決塞彼輕狡之源開此陳力之効

後周太祖時唐瑾爲吏部尚書于謹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太祖曰唐瑾太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帝初不信然欲明其虛實密遣簡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嘆曰孤知此人來三十許年明其不以利于義若不令簡視恐嘗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人受委任當如此也

宇文測歷位侍中開府儀同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
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
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
焉仍設宴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
不爲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
懷貳文帝怒曰測爲我安邊何爲間我骨肉乃命斬
之仍許測便宜從事

隋文帝初常冲爲南寧州總管兄子伯仁隨冲在府
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帝聞之大怒令蜀王
秀按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按冲無所寬貸竟
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謂太子
曰古人云酷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耳今何用約乎
世約遂除名

高頴開皇中爲晉王元帥長史伐陳及軍還頴以功
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文帝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
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蒼蠅所間也是後衛
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頴於帝帝怒之皆
被疎黜因謂頴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

明頴父安仕周爲獨孤
信察佐賜姓獨孤氏

唐高祖武德初皇甫無逸爲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

長吏橫恣帝令無逸持節巡撫之有皇甫希仁者見無逸專制方面徼倖上變云臣父見在雒陽無逸爲母之故陰遣臣與王世充相知高祖審其詐數之曰無逸偏於王世充棄母歸朕今之委任異於衆人其在益州極爲清正此蓋群小不耐欲誣之也此乃離間君臣惑亂我視聽於是斬希仁於順天門遣給事中李公昌馳慰諭之俄而有告無逸陰與蕭銑交通者無逸時與益州行臺僕射竇璡不協於是上表自理又言璡狀帝覽之曰無逸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邪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構扇也因令劉龍溫彥將

按其事率無驗而止所告者坐斬竇璡亦以罪黜無逸旣反命帝勞之曰公立身行已朕之所悉比多譖訐者但爲正直致邪佞所憎耳無逸頓首陳謝帝又曰卿不負朕何煩多謝

崔善武德中爲尚書左丞甚獲當時之譽諸令史惡其明察爲謗書曰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高祖聞而勞勉之曰澆薄之後人多醜正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高緯愚闇遂滅其家朕雖不明幸免斯事因下勅購流言者將加罪焉

太宗貞觀初司空裴寂以罪流靜州俄逢山羗爲亂

或言僚反劫寂爲王太宗聞之曰我國家於寂有性命之恩必不然矣未幾果稱寂率家僮破賊
劉師立爲左驍衛將軍奉使幽州道簡點軍圍陝州
楊表上書告師立自云眼有赤光體有非嘗之相姓氏又應符讖及師立還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師立大懼曰臣仕於隋不過七品身才駑下不敢輒希富貴過蒙陛下非嘗之遇嘗以性命許國而陛下功成事立臣致位將軍顧已循省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帝笑曰知卿不然此人妄言耳宜勿爲懷賜帛六十疋召入臥內而慰諭之

中宗朝節愍太子舉兵遇魏元忠子昇於永安門脅令從已因爲亂兵所殺是時宗楚客等執證元忠及昇云素與節愍同謀請夷三族制不許俄而監察御史袁守一彈之遂左授元忠婺州尉守一又奏言昔在三陽宮則天皇后不豫內史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遂密進狀云不可據此則知元忠懷逆日久伏請加以天誅帝謂宰臣曰以朕思之此是守一大錯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少有不妥卽請太子知事乃是狄仁傑自樹私惠未見元忠有失守一假借前事羅織元忠無罪爲辜豈是道理

憲宗元和三年十月以御史中丞竇群爲潭州刺史
克湖南觀察等使旣行文貶爲黔州刺史克黔中觀
察等使群初與李吉甫善吉甫擢爲御史中丞性險
躁喜云爲及得權反與知雜事呂溫侍御史羊士諤
等黨比同構陷吉甫每陰伺其過吉甫嘗召術者陳
登宿於安邑里第翼日群命吏捕登考鞫僞構吉甫
陰事密以上聞帝召登立辨其僞貶溫爲均州刺史
士諤資州刺史群亦再貶焉自天寶末李林甫專權
傾覆人家誣構左道及建中初盧杞楊炎作相謀陷
亦比比有之及是帝英悟立斷故邪黨不能構其險

天下之人無不准抑聖德焉

敬宗寶歷二年二月以山南西道節度使裴度爲司
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初李逢吉在相位不直中外人
情咸思度入相帝亦微聞其事每有中官出使至興
元必傳秘旨且有徵還之約及獻疏請覲逢吉之徒
皆不自安百計隳沮拾遺張權輿者旣爲所嫉尤出
死力乃上疏云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不召而來其
旨可見蓋嘗有人與僞作讖詞云非衣小兒坦其腹
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曾征討淮西平吳元濟也又
帝城東西橫亘六岡符易象乾坤之數度永樂里第

偶當第五岡故權輿得以為詞兄弟忠孝以盡卻成
事賴帝聽察竟不能動搖

周太祖時慕容彥超鎮兗州進呈鄆州節度使高行
周來書其書意即行周毀譴太祖結連彥超之意帝
覽之笑曰此必是彥超之詐也試令驗之果然其鄆
州印元有缺文不相接其偽印即無缺處帝尋令賫
書示諭行周行周上表謝恩辨認奸詐

捨過

君之於臣也有罪既斥之有才復用之不以一青掩
大德於是乎有捨過之道焉有自新之意焉何則人
之行已必有過差人之負累皆欲湔洗圖其新而棄
其舊掩所失而彰所能或起於縲囚或負於亡命或
拔於反側之際或任於修省之後賈功補過唯明主
能之君陳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又曰必
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斯其義也

漢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以罪削爵後帝輦過郎中
署問馮唐以趙將李齊之賢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為將也帝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
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恐懼之言陛下雖有廉頗
李牧不能用也帝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

牧也唐對曰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私借錢也以饗賓客軍吏舍

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車

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

知尺籍五符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秉伍伍相保之符信也一

云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

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

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

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以罰之繇此言之

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

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孝王國中大夫坐法抵罪蒙蒙

國之縣也居無幾梁內史缺無幾未多時也漢使使者拜安國為

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

宣帝五鳳中京兆尹張敞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惲

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

賊曹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

竟事曰五日京兆耳敞聞舜語即詔吏收舜繫獄晝

夜驗治致其死事棄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

載尸自訴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

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為庶人敞詣闕

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

敞功効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就其所居處而召之敞身被重

劾謂有賊殺不辜之事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

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

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

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絮舜本臣敞素所

厚利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記書也若今之

州縣記符也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薄俗

化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

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

刺史

元帝建昭中西域副校尉陳湯與西域都護騎都尉

甘延壽共矯制誅斬郅支單于先是中書令石顯嘗

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

皆不與湯與猶許也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

隸較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

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

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帝

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後封延壽義成侯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十四 十四

湯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

後漢光武初為蕭王時岑彭為更始潁川太守會春

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

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歆議欲守彭

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

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言韓歆南陽大

人大人謂大可以為朋乃貫歆貫寬以為鄧禹軍師

王梁建武二年為大司空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

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

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

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

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為中郎將行執金

吾事

朱浮建武三年為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反舉兵攻

浮上谷太守耿况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

鄉其兵長反遮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

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搆成

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

賈復為執金吾

董宣建武中為北海相大姓公孫丹令子殺人宣收

丹父子殺之丹宗黨三十餘人稱寃宣使書佐水丘
岑盡殺之坐徵詣廷尉當刑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
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
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繇之願
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

鮑永爲東海相坐事被徵至成臯詔書迎拜爲兖州
牧

章帝時楊終爲蘭臺較書坐事繫獄帝徵諸儒論定
五經於白虎觀博士趙博較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
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亦上書自訟卽日贖
出乃得與白虎觀焉

魏太祖建安初舉魏种孝廉爲內黃太守屬以海北
事及兖州叛帝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帝
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旣下射犬生禽
种帝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

文帝黃初中復于禁等官禁初守樊城兵敗降關羽
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及帝踐祚權稱藩遣
禁還帝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滄頓首帝慰諭
拜爲安遠將軍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
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

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况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
長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

晉惠帝時傳祇當趙王倫之篡為右光祿開府加侍

中及帝還宮祇以經受偽職請退不許

先是孫秀與義陽王威等

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達
常侍鄒捷杜育黃門侍郎陸機右丞周道王尊等付
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祇罪會赦得原復
以禪文章本非祇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夫

明帝時既平王敦有司奏江州刺史王彬及安成太
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
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公之近親
乃原之徵拜光祿勳

後魏大武時高陽侯和歸以罪徙配涼州為民蓋吳
作亂於關中復拜歸龍驤將軍往討之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於高陽鄭羆家後大武臨江宋
文帝使其殿上將軍黃延年朝貢大武問延年曰范
陽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應已至彼延年對曰
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太武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
及籍没者度世乃出赴京拜中書侍郎

西魏文帝時賀拔勝都督荊州為侯景所敗南奔于
梁三年乃求還既至長安詣闕謝罪朝廷喜其還乃
授太師

後周宣帝時鄭譯尙梁國公主爲內史下大夫譯頗
專權時帝幸東京譯取官材以自營寺坐是復除名
爲民小御正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
唐高祖鎮并州李靖爲馬邑郡丞會突厥入寇高祖
率兵至馬邑繫虜敗之靖察高祖將有四方之志因
而上變至長安高祖囚是惡之及尅京城執靖將斬
之靖厲聲大叫曰公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救蒼生
安得挾私怨而殺義士邪高祖奇而捨之後爲將破
開州蠻賊高祖甚悅手詔勅靖曰旣往不咎何憂何
懼今日以去心中更不須憶舊事吾久忘之矣

太宗貞觀初徵鄧隆爲國子主簿初王世充兄子太
之守雒陽也引隆爲賓客大見親遇及太宗攻雒陽
遣書諭大隆爲大復書言辭不遜雒陽平後隆懼罪
變姓名自號隱玄先生竄於白鹿山黃冠野服不接
人事至是徵之與博陵崔仁師昌黎慕容善行弘農
劉顓新野康安禮河東敞播俱爲修文學士隆負宿
罪猶不自安太宗聞之遣房玄齡謂之曰爾爲王太
作書誠合重責但各爲其主於朕有惡朕今爲天子
何能追責匹夫之過爾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
作佐郎

高宗咸亨初薛仁貴爲邏巡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官軍大敗仁貴坐除名尋而高麗餘衆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爲鷄林道總管以經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開耀元年復召見謂曰往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爲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竝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故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可高枕鄉邑不爲朕指搗邪於是起瓜州長史尋拜右領軍衛將軍簡較代州都督

玄宗開元二年八月吐蕃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及滑州之渭源縣侵我牧圉勅薛訥白衣攝左羽林軍將軍爲隴右防禦使與太僕少卿王峻等率兵擊之勅曰棄瑕錄用有國通典捨罪責功先王舊式薛訥蘊韜鈴之略總文武之任委以分閩冀靜邊塵遽聞喪律實負朝寄准其所犯合實嚴刑言念老臣寬其小劔卽捨孟明之罪佇收馮異之功可隴右道防禦軍大使

是年七月薛訥爲和戎大武等軍節度爲虜所敗除名爲庶人至是復用之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旣收雒陽先是博陵太守張萬頃陷賊僞授河南尹安撫百姓金瑑宗枝帝嘉之

捨其罪授濮陽太守

德宗建中四年汾陽郡王郭子儀子曖尚代宗昇平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曖亦不令出入既而朱泚之亂不知德宗幸奉天爲賊所逼欲授僞官曖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兄晞弟曙及昇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喜並釋前咎待之如初復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左散騎常侍

興元二年朱泚平御史臺奏賊中守舊官人及被逆賊除官不出者先奉進止並宜釋放未奉正勅不敢不奉詔賊中守舊官人並宜却復本官

貞元九年滄景節度使程懷直畋遊無度不恤其下爲將較所逐遂來歸帝優容之除統軍依舊簡較僕射

憲宗元和元年程异以王叔文黨貶柳州司馬鹽鐵使李巽薦异曉暢錢穀請棄瑕錄用繇是拔爲御史後唐莊宗同光初既平朱梁齊州刺史孟璆上章請死帝原之璆初爲騎將天祐十三年帝與劉鄩莘縣對壘璆領七百騎奔投梁末帝以爲齊州刺史至是首過帝恨之曰爾當吾急時引我七百騎投賊何過之有但予推心御物不欲坐汝我不阻爾來將何面

相視耶璆皇懼請死帝怒之移爲貝州刺史

明宗天成三年二月勅朕聞爲賢諱過含垢匿瑕而皆載在春秋顯其懲勸是以孟明不懈遂霸西戎曹沐有謀克寧東魯列國之臣尚爾爾何異焉責授檀州刺史劉訓早負變通咸推忠壯自隰川而向化繼領竹符平汶上以立功遂分茅社去春以荆門叛逆須議討除將戮賊臣俾司戎律攻城稍滯略地未前屬炎燭以班師責逗遛而削爵自居遠郡俄換流年亟聞惕厲以自新宜降恩華而求舊使昇環列取象鈎陳可守右龍武大將軍

長興二年八月庚申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克街使高允真爲右衛大將軍先是以據占編戶役于仗下故免其官今復叙任

晉高祖天福三年四月詔責授朝散大夫衛尉寺丞陳保極夙蘊才名早登科第洎居班列深顯器能近者假限旣爲朝章是舉自聞左降深悟前非宜推宥罪之恩俾奉自新之命勉伸傾竭繼俟陟遷可復行尚書倉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

冊府元龜 卷之百四十八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

寬刑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斯寬刑之謂也故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漢興之初禁網疏闊爾後或下民多辟自投罪罟為之司牧不忘隱悼以至理官閱獄法科無爽申嚴攸屬國章是舉而厚錄其昔款察其素

帝王部 卷之百四十八

心申恩以矜老推仁而錫類寬其連及之典恕以狂
愚之罰奉順時令重惜髦彥霽雷霆之威恢川澤之
量霈然發號以原以降斯臯陶所謂好生之盛德仲
尼所述濟猛之善政者也

漢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
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
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聯也雖欲改
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身入為官婢以贖父刑
罪使得自新書奏帝憐悲其意是歲除囚刑具法官
定律門
後漢光武建武中董宣為北海相人姓公孫州千奴

人宣收丹父子殺之丹宗黨三十餘人稱冤宣使書

佐水丘岑盡殺之坐徵詣廷尉當刑同刑九人次應
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
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
繇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
州勿案岑罪

一十八年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

具女子宮

謂幽
閉也

三十一年九月甲辰詔令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
室具女子宮

章帝建和中有入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帝貫其死刑而降宥之

和帝永元元年十月令郡國弛刑輸作軍營其徙出塞者刑雖未充皆免歸田里

十一年二月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癯老小女徒各降半刑其未充三月者皆免歸田里

順帝卽位初詔司隸較尉惟閭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

陽嘉元年九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皆減死罪一等亡命者贖各有差

楊倫順帝時爲侍中會邵陵令任嘉贓罪千萬倫上

請并罪本舉之主尚書奏探知密事微以求直坐不

敬結鬼薪

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

詔書以倫數進忠

言特原之免歸田里

魏太祖時魏諷反劉虞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帝下

今日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

倉曹屬虞上疏謝曰臣罪應領宗禍應覆族遭軋坤

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燠爛起煙於寒灰

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

於父母可以死効難用筆陳

文帝黃初中韓宣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

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說乃寤曰是子建

所道韓宣邪

韓宣為軍謀慘嘗與臨菑侯植相值值天雨潦以扇自障往道邊植使人往問

宣問答在還數四宣杖柱難窮植為太子言以為辯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

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面縛及其原禪要目

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諱之士

晉武帝太始中西平人趙路伐登聞鼓言多被謗有

司奏棄市帝曰朕之過也釋而不問

元帝時羊聃為廬陵太守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二

百餘人有司奏聃當死兄子賁尚公主自表求解婚

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賁何有

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

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

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太

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

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

以至頓獎朕亦何顏以寄今使原聃生命以尉太妃

涓陽之恩於是除名

後魏明元時封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楷等謀亂伏

誅臨刑帝謂之曰終不令絕汝種也將宥爾一子玄之謂曰第處之子磨奴字君平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而赦磨奴

孝文太和五年三月詔曰法妖詐亂嘗妄說符瑞蘭臺御史張永等一百餘人招結奴隸謀爲大逆有司科以族誅誠合刑憲但矜愚重命猶所弗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門誅止身

陸叡爲征北將軍與穆泰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免孥戮徙其妻子爲遼西郡民詔僕射李冲領軍于烈曰陸叡少年早蒙寵祿位極人臣爰自與卿等同受

非嘗之詔朕許以不死之旨思得上下齊信以保大義朕於卿等嘗忘短棄瑕務相含養豈謂陸叡無心之甚一至於斯乃與穆泰結禍數圖反噬以朕遷雒內懷不可擬舉諸王議引子恂若斯之論前後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陽平王若不肯從欲逼樂陵王訕謗朝廷書言炳然事旣垂就叡以各都休明勸令小緩於是之後兩人復競然猶隱而弗聞賴陽平王忠貞奮發獲泰之言便爾馳表得使人糾慝嘗岳無塵是以叡之愆失處入門誅朕諦尋前旨許不盡法叛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心逆

意既異餘犯雖欲矜恕無如之何然猶憶先言兼以未塞異議聽自死別府免厥辜戮其一門子孫永不齒元丕二子一第自爲賊端其父無人明證理在可覩但以言無炳灼隱而弗窮以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有終而彼自棄卿等之間忽及今日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此別爾想無致恠也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表曰臣等遭逢幸會生遇昌辰才非利用坐班位列功無汗馬猥受山河叨忝之寵終古無比莫大之施萬殞靡酬而獻丕職乖犬馬心同梟鏡潛引童稚構茲妖逆違悖天嘗罪踰萬殞獻結豐在心

陰構不息間說戚藩擬窺乾象雖覩休平未懷疑惑可嘗片辭披露宿志原心語跡實爲賊首丕之二子從惡累年交扇東西規擾并夏測觀此狀無容不知雖聖慈含育恕其生命其若天地何其若神祇何夫効誠盡節爲下之嘗分刑茲無赦在上之嘗法况曲蒙莫大之恩獎以忠貞之義而更違天背道包藏姦逆求情推理罪乃嘗誅而慈造寬渥更流恩貸贖獻三斷之骸還丕已絕之魄一二三縱宥實虧憲典猶復上延天眷言念疇日以臣等背負餘黨別垂明詔再申齊信之恩重諭皓日之旨伏讀悲慙惟深愧惕

沈保冲為南徐州冠軍長史坐援連口

臣欽若等曰
孝文太和二

十一年南討諸
將致於連口

退敗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曰保冲

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雒陽作部終身既而獲免

新興公丕子隆謀舉兵斷關不當連坐孝文以先許

不死之詔躬非染逆之身聽免死以為太原百姓其

後妻二子聽隨隆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燉煌

李處為散騎嘗侍孝文南伐處為度支尚書與僕射

李冲任城王等參理留臺事處素性剛豪與冲等意

義乖異冲積其前後罪過奏之帝在懸瓠覽表歎愕

曰不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處大辟帝恕之除名焉

宣武時蕭寶夤以南齊宗室來奔除為鎮東將軍及

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征乃為使持節鎮東將

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頻破梁軍

乘勝遂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死

沒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夤守東橋不固軍敗繇之處

以極法詔曰寶夤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

削爵還第

隋高祖開皇六年詔免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三逆

人家口配沒者悉官酬贖使為編戶因除拏戮相坐

之法

陸讓爲蕃州刺史贖貨當死母馮氏上表求哀詞情甚切文帝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帝治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爲勸帝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軌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爲民

賀若弼平陳之役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旣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繇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文帝謂之日我以高頴楊素爲宰相汝每唱言云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頴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竝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帝惜其功於是除名爲民

唐高祖武德四年二月親錄囚徒謂僕射裴寂曰離亂之後犯法者多限以嘗條死者更衆其劫賊傷財主征人逃走官人枉法如此之徒理在難恕自餘之輩朕欲法外赦之於是多所原放

太宗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廣州都督黨仁弘坐枉法取財及受所監臨贓百餘萬當死太宗哀之日吾一

昨見大理進殺仁弘第五奏中心愴然臨哺食遂令
輟案愍其白首就戮將全活之而爲其求理永無濟
路今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召五品以上
至太極殿前而謂之曰夫人君執賞罰貴在必信同
天地法四時也堯仁弘犯罪當死朕欲哀矜是朕自
弄文法誠負天地臣有過請罪於君君有過須請罪
於天因命有司設草度於南郊墻內日一進蔬食朕
將三日告天請罪焉司空房玄齡等曰陛下躬履行
陣撥亂平敵天下戶口千六百萬賴陛下而生禮洽
化行政寬刑簡仁弘受財議當極法陛下哀其齒耆

賜以更生殺生之柄屬在人主今欲請罪於天臣等
不勝悚懼請停太宗不聽自左序門入百寮於殿廷
頓首三請且至日晏太宗乃手詔荅曰夫爲政之大
慎枉刑獄縱捨任心以欺衆庶罪一也知人不明委
用貪冒罪二也善善未賞惡惡不誅罪三也若斯三
者豈得無過以公固諫且依來請於是宥仁弘爲庶
人徙欽州

十七年吏部尚書侯君集以反伏誅臨刑容色不改
顧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昔自
藩邸早奉羈縶及蒙驅策謬當分闔擊滅二國頗有

微功爲言於陛下乞全一子以爲禋祀繇是特原其妻及子爲庶人徙嶺南

二十二年九月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帝孜孜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見於色發言涕流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帝手詔荅曰朕聞以德下人者昌以貴高人者亡是以五岳凌霄四海亘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當無罪是其狂也譬尺霧鄣天不虧於大寸雲遮日何損於明今卿等皆欲致以極刑意所不忍可更詳議任流遠方

高宗永徽四年十二月代州都督劉大噐坐妄說圖讖情有窺窬特免死流配峯州手詔示百寮曰窺窬圖讖必以亡身滅族斯皆先賢設教歷代舊章今大噐乃與妖人往還虛占禍福矯託天命包藏逆心非意自彰已歸嚴憲今屈法免死者繇朕寡德所致故也去春遺愛等逆起於前今冬大噐禍彰於後一歲之內再有此釁朕宵興自思非無深愧御史大夫長孫祥大理卿段寶玄奏言劉大噐包藏禍心罪合極法天恩寬貸特免其罪臣聞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此法歷代嘗行大噐不可縱捨臣等忝是法官敢以死

請帝曰卿等執奉誠知守法朕已恕其性命不敢二三竟赦之

睿宗景雲二年十二月張奉先詐稱尚乘奉御僞宣勅取內廄馬司農丞獨孤墀犯賊並命斬之臨刑有制免死各杖一百放于嶺表

太極元年金城人段萬謙昇太極殿登御床自稱天子呼宿衛兵士令稱萬歲有司固請誅之帝以爲風狂特免其死配流嶺表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己亥詔曰明王番訓則罪不相及善人懼罰則刑不可濫由是母嘗有言豈坐趙括

魚旣從戮寧遺叔向古之道也朕所務焉衛尉少卿崔滌竭誠奉國忘軀事君曾同下柱之遊頗寄中陽之舊誠表於先覺節全於後凋其兄湜素蓄異圖交結兇黨滌雖懷在原之恚深憂闔室之刑動靜則聞始終必盡爲臣無隱唯滌有之言念厥功曷云從坐况老父就殞諸兄繼歿搖落變衰有聞矜憫賞罰勸懲宜判忠邪滌家除兄湜一房外餘並不須爲累十四年詔曰陳州刺史李樂詐盜受贓其數甚廣法司斷死國有嘗刑時屬發生特申寬典宜免死貶爲欽州道化縣尉員外置長任

二十五年正月宣州溧陽令宋廷暉涇州良原令周仁公寧州彭原令裴裔皆犯賊坐死刑帝以陽和在候特恕之悉杖六十配流於龔州

是年四月皇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駙馬都尉薛鏞並得罪特免瑤妃韋氏詔曰鄂王瑤妃韋氏時標令德作配藩邸夫義已薄婦道惟勤規誠之言無繇見納輔佐之道空竭乃誠但恭肅以奉上每柔明以撫下周旋禮度固所未聞不有家風何至於此今因罪累例如本族有善不紀何以勸下其韋氏不須爲累德宗貞元六年閏四月詔原富平令侯遵罪但傳其

官初遵縣人李載配納元陵園蕃兩車愆期或讚毀載於遵者因寄怒以痛繩之載所負之直不過數千而罰之二三百貫文柳禁拽辱焉載妹婿昭德皇后弟王果奏言帝命御史臺鞫之逾廷具款伏宰臣董晉竇參進曰李載不納差科未爲巨蠹侯遵峻其懲罰頗越嘗倫况是國親去就有禮毀損過甚理當罪責望貶澧州司戶參軍帝不欲以戚屬之故而罪吏故有是命

憲宗元和十二年七月宰相裴度爲淮西行營處置使用兵討吳元濟建牙赴行營奏用左衛武將軍張

茂和爲都押衙茂和嘗以膽氣才略自贊於相府故度奏用之茂和慮度無功淮蔡不可平乃辭之以疾度怒甚奏請斬茂和以厲行者憲宗曰予以家行忠順爲卿遠貶

十二月戊寅貶淮西將降董重質爲春州司戶凌朝江播州司戶吳元濟拒命重質等屢與官軍力戰李愬平蔡州始來降以先許其不死故遠貶焉

十四年五月戊寅前平盧管田判官陸行儉忍棄慈親偷安異俗臣節旣廢子道亦虧顧其積惡合冥重典但以奸生爲德來遠爲心姑務含弘示其養理可

守高州司戶參軍

已亥詔李師古嘗經任使待以始終雖是師道近親典章宜有差降其妻裴氏及女宜娘竝於鄧州安置淄青平帝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以終始其妻於師道卽嫂叔也雖曰逆人親屬量其輕重亦宜降等故有是詔

七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一萬三百餘貫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其母劉求哀於宰相崔群因對言之帝愍其母老乃曰朕將捨長孺之死何如群對曰陛下卽捨之當速遣人往若待正勅不及矣帝乃使

品官馳往止之翼日詔杖八十長流康州

李宗奭爲滄州刺史與本道節度鄭權不叶不稟節制權奏之憲宗令中使追之宗奭諷州留以上言懼亂未敢離郡滄州將吏懼其逐宗奭宗奭奔歸京師詔以悖亂之罪斬於獨柳之下後下詔曰李宗奭本於兇狠自抵誅夷用戒猖狂合從孥戮顧其微細已正刑章特示含弘載寬緣坐其妻常氏及男女等先收在掖庭竝宜放出前數日帝謂宰臣曰李宗奭雖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與其子女俱在掖庭於法皆似過深卿等曾留意否崔

群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兇魁其妻子近屬儻獲寬恕實合弘覆之道帝遂出之唯法逆人親屬得原免者唯止一身至是其奴婢資貨悉令還付

穆宗長慶二年六月有于方者故司空頤之子欲以譎謀求進言於宰相元稹稱有奇士王昭等可反間出牛元翼於深州之圍貨誘兵吏部郎爲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給賜積皆然之尋有告事人李賞上言稹設計陰謀令王昭等三人謀害宰相裴度詔三司案鞫無害裴度事而餘事竝露獄成詔曰于方罪犯合處極刑以其父頤頤在襄陽頗能發諫不陷不義方

實有之又念其弟季友嘗聯國姻特宜免死長流端州李賞流潮州郭玄覽于啓明王昭以于方旣從減論並放杖郭玄覽配流封州于啓明配流新州王昭配流雷州

敬宗寶曆三年正月御史臺奏右諫善大夫李方現把笏擊損內園品官李重實欵狀明具勅李方現不自謹身有此喧競假如品官陵忽只合詰實奏聞輒肆狂疎恣行歐擊傷人見血理在難容但以父有勤勞身叨宗屬特從輕典粗以繩違宜量罰兩月俸料三月丙子御史臺推勘京兆府藍田縣令劉伉在任

日將諸色錢隱沒破用凡九十餘萬制曰劉伉所犯贓私其數至廣恣爲貪猾固抵刑章若據本條合當極法以其大父於國有勞特爲矜量俾從寬宥宜除名流雷州伉故宰相晏之孫也

文宗太和三年五月滄州平制李同捷力屈計窮方圖轉禍在途陰懷狡計夜縱火號潛誘家僮更謀網漏自速梟獻其母并妻男及家口等宜並特從寬宥今於潮南館內諸有空閑處安置是月李載義進滄鉅兩州生口除在路死損外見在將健共七百五人鉅州三百九十人已誅元惡按問其餘並宜減死分

配邊州充鎮諸州防秋便充正額官健度支給衣糧
六月勅李同捷弟同志久囚貶謫不涉逾謀又知異
出特寬緣坐宜聽隨母於所配居止

六年七月刑部奏大理寺申斷和州刺史徐登加徵
稅錢據其贓犯合處極法特勅徐登減死決四十流
潮州

七月慈州刺史杜叔近犯贓法當死庚申詔叔近以
時屬元陽務從寬宥決八十流儋州

後唐莊宗以同光四年四月卽位下詔曰朕臨御寰
區當明賞罰刑既加於有罪道貴洽於無私據親疎

宜分皂白特行寬宥俾釋憂疑罪人元行欽孔謙及
應犯法人田宅已從籍沒其門人使下任從穩便不
詰罪尤灼然有才能者仍許所司錄任

長興三年三月殿直張紹謙奏父靈武節度使希崇
先借官馬十五匹遣軍將裴昭隱等二人進納其人
與進奏官范順之隱留一匹合抵極法帝曰不可以
一馬而戮三人管而釋之

十一月甲辰勅龍隲毛璋陶珵曹廷隱成景弘等或
子或弟本無相及之刑尋示寬恩各免連坐止令州
府別係職官而聞收管已來縻係之後頗極窮困宜

放營生仰逐處開落姓名乃給公憑放逐穩便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詔曰朕自中春釁生家國長子

重吉遽陷無辜其供奉官楚祚乘幼主之猜嫌狗賊

臣之指使纒聞差使遽自請行坐情過甚於仇讐臨

法不依於制度恣加凌辱隱奪資財縱便致於族誅

亦未平於深耻朕再惟大體不欲極刑抑沉痛於恩

情示好生于天道且令遠斥粗釋幽冤宜配登州長

流百姓嘗知所在其父西京副指揮使處章放令自

便縱逢恩赦不在齒錄之限重吉明宗時為控鶴指

揮使鄂王時朱馮忌嫉出為亳州團練使重吉初不

奉詔令宋州節度使召赴州令楚祚往害之帝息嗣

不多併罹非禍言發涕零後知祚殺重吉時詬辱笞

掠以責家財時祚在外位立令追攝將加極刑韓昭

裔曰帝王天下君父臣下皆為赤子論刑定罪須合

人心楚祚承命簡較家財理須窮詰若以此加法懼

失物情今便族楚祚之門亦逝者何赦臣受恩殊等

安敢惜言帝曰吾兒不可復得殺一楚祚何足與言

帝性仁恕終為韓闢釋而祚免死是年詔陝州放左

龍武統軍王景勣絳州刺史張從諫先是二人從康

義誠出軍皆為部下所執歸帝初欲誅之從諫大言

曰臣從殿下千征萬戰臣之材力殿下所知豈童豎輩安能制臣誘臣歸首翻以爲擒面欺也帝惜其才用令拘於陝獄至是釋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七月諸衛將軍婁繼英坐張從賓叛梟首闕下勅河府奏收到婁繼英男萬泉令懷德據婁繼英已行處斬家業投官其婁懷德令河府追取舊受告身毀抹特從釋放

三年八月大理寺以左街使從人韓延嗣招爲百姓李延暉衝省街使連喝不往遂驅趨歐擊致延暉身死准律鬪歐人者元無殺心因相鬪歐而殺人者絞

故殺人者斬其韓延嗣准律皆斬准刑法絞類節文絞斬刑決重杖一頓處死勅曰韓延嗣因別喝見不避路者輒行歐擊致傷人命法寺定刑比不因鬪故歐傷人幸內死者依殺人論蓋徵相類且非本條有所疑法當在省宜決脊杖十八黥面配華州發運務收管

周太祖廣順二年九月同州節度使薛懷讓并子有光受夏陽縣民張延徽獻送迫促判官劉震斷殺里人康重等語寬臺司奏薛懷讓并子有光及隨幕判官軍將等竝令追攝勘問帝以懷讓武臣位兼使相

不欲責辱只令臺司據見勘到欵占結案獄成上付
大理寺詳斷劉震王延誨並處死刑部郎中劉延詳
覆稱

